

老老爷爷钊玉芬的故事

我老老爷爷，名字是钊玉芬（音）。他也是个大高个的男人，身体强壮，他身上有好多传说。据说有一年他在黑夜里从叩官回家，走到长林子河边玉米地的边上时，有一只狼跟定了他，他快走狼也快走，他慢下来，狼也慢下来。后来，老老爷爷想与其这样被这畜牲赶着走，还不如弄死狗东西，话说我老老爷爷钊玉芬一不做二不休，转身朝着这只狼奔过去，在狼一愣神的功夫掐住了狼脖子，狼也不善，在被动失了前招的情况下，奋力反抗，两下里较上劲喽，你来我往，一晚上的功夫把个玉米地给弄平了，最后，在天快要明了的时候，狼『壮烈』的死在了我老老爷爷的手上。还有一年，也是晚上，他赶着驴车回家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掉到一个水汪里，这时候好像有两个人把他的两只手给抓住了，还大声说着：『哪里来的生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带上家伙。』就这样，我的老老爷爷一晚上呆在水里，快天亮的时候，他感到自己一阵清醒，发现自己真的在一个烂泥塘里，所谓被带上的『家伙』，

是个破苇笠而已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
其实，我的这个老老爷爷真正让人敬佩的还是他那种勤劳与勤奋！土改时期，我家被划为中农，原因是我家在东岭和西沟水库底有大约二三十亩的薄地。这二三十亩地来的可不容易！在旧社会，我老老爷爷常年给人当长工知道了一个道理，农民手中没有土地，就会被人一辈子当牛做马，他虽然是个农民，但他是个有头脑，敢干事的农民。大榆林村有个在五莲山和尚庙里管事的无赖，叫小七，心狠手辣但也在当地有些能耐，从他手中可以买到土地，当时我老老爷爷有个女儿也就是我爷爷的姑姑，刚刚及笄，老老爷爷就把女儿嫁给了小七的兄弟，这让我想起了为了和平而远嫁的那些皇家公主来了。身份不同，道理相通。为了家族的兴旺，牺牲女儿的幸福，虽然是不幸，但在那个社会却是经常发生的。老姑奶奶嫁给小七的兄弟之后，没享着一天福，这东西对她是一天一小打，九天一大打，每天生活在炼狱之中，不知道这时的老姑奶奶如何埋怨我的老老爷爷。但这桩亲事只不过给老老爷爷一个能买地的机会，而买地的钱一个不能少。老老爷爷就每天天不明去山上搂松

毛，一网包一网包的往集市上卖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的攒，一亩地一亩地的买，地也买完了，我那个苦命的老姑奶奶也被折磨毁了。而这二三十亩地在土改后全部没收为集体所有，家庭还背上中农的包袱，这哪里说理去？不过，自我爷爷以来家里人，从来没对这事有过腹诽，中国共产党把土地国有，带领人民群众走到今天，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中！

（钊守华整理）

